

哈萨克女萨满

K·拜博斯诺夫 P·穆斯塔菲娜 著 佟玉泉 译

过去，中亚各民族都知道有萨满教。此教虽有许多区域性共同点，但每个民族的萨满教在实践中均有一定的不同之处。为弄清萨满教神像的民俗学特点，注意其仪式的细节及对研究萨满梦境有助的萨满教世界观的特点同样都很重要。

在此概述的是已有不少文章⁽¹⁾论及的哈萨克萨满教。在已述文章中似乎说的均为男性萨满。至于女萨满，在直至今天的民俗文献中几乎没有涉及过。⁽²⁾更为有意义的是，讲述哈萨克女萨满的民俗新资料，能够帮助我们弄清和充实我们对过去古老的哈萨克萨满教的总体理解。如今能够遇到萨满或者女萨满是件稀罕事。本文论述的是与两位女萨满一巴克西：一个是肯洁克孜(K·拜博斯诺夫提供)，另一个是哈迪沙(P·穆斯塔菲娜提供)的相遇经过。对分别于1978和1983年所收集到的资料，作者曾于1985年作了补充。

(一) 肯洁克孜·穆萨叶娃(1898年生)。

肯洁克孜常常严重失眠，常做恶梦。巫神、毛拉、圣人一个也未能减轻她的痛苦。有一次，肯洁克孜在一个宴请上被迫喝了一杯酒，回到家便昏了过去。几天之后，等她醒过来时，她的脸便成了歪的。于是，她丈夫将其送至阿吾里叶·阿塔之陵地呆了几昼。等她回家以后便做了个梦，看见有一峰骆驼拴在沙漠中的一棵盐木树上，嘴里吐着唾沫，并非常可怜地恳求将其解开。于是，肯洁克孜把它解开放走了。不久，她便看见骆驼驮着一个酒箱向她大声说道：“哎，夫人，你的病是喝酒引起的。”说完，骆驼便消失了。此后，肯洁克孜坚信，自己的病因是喝酒的缘故。据肯洁克孜的述说，自从敬拜阿吾里叶·阿塔墓之后，她的病好多了，但还是常常发作。她经常夜里梦见一些毛人将她从家中带走，看见自己处在陌生的男女之中。这些人威胁她，并召唤她说：“当萨满吧，要不你的病就没有希望治好。”

有一次，肯洁克孜病重的时候，她当萨满的伯母库梅斯来了。库梅斯如果周四、周五不行巫，她的身心便会受到折磨，手脚都会水肿，所以她自己找病人治疗。于是，她开始给肯洁克孜治病，举行仪式(oin)。库梅斯行巫(oinadi)的时候，帐房中必须集中众人，肯洁克孜坐在屋中央。当萨满开始召唤精灵时，肯洁克孜即刻感到轻松有力，精神焕发。巫术结束后，库梅斯见肯洁克孜身体康复告诉她说：“你有萨满路”(“san baksilik konayin dep jur”),同时交给她一根鞭子。库梅斯训导她要助人，不要行骗，要保持自己宗教上的洁净，要为病人祛病，必须每周要一次oin，可取报酬，但不能贪。

第二天晚上，肯洁克孜开始为一名公认是冒犯了albasti神而受其惊吓的妇女治病。这位妇女两眼发红，头发蓬乱，喘着粗气要挣脱抓她的小姑子和儿媳的手。肯洁克孜在开始要巫术之前，用鞭子抽她的头，令她坐好，她安静了下来。在要术时，肯洁克孜挥着皮鞭召唤神灵相助。据她说，她看到了告诉她动作和说教的神灵的形象。

从此，肯洁克孜开始治albasti和鬼精危害的病人。当肯洁克孜不要巫术时，她的旧病就要周期性发作。她常常做梦有人掐她的脖子。有一次，她做梦看见了

在阴间给人治“毒眼病”(“koz tiu”)的父亲。他问肯洁克孜为什么不跳神了,并告诉她,她现在只剩三天的生命期。他让肯洁克孜平躺着,将头转向东方,骑到她身上将毒液灌入她眼里。肯洁克孜哭着答应要继续行萨满术。其父亲说道:“送你一只白羊,看好不要丢了!”在父女离别之前,他告诉她说过两天再来。醒来之后,肯洁克孜证实自己的眼睛并没有受到什么危害。她重新开始行萨满术。她说,在治神经病人时,她要巫术召唤萨玛尔罕和土耳其斯坦的神灵来帮助她战胜装扮成少女和少妇的恶魔。有一次,她的神灵告知邻近阿吾勒有个年轻人得了病,于是她就到那里去了。在见到病人之前,肯洁克孜感到身心不安。到了病人家门前。她不顾户主的阻拦走了进去。屋里躺着一个25岁的小伙子,已有三天没有起身了。行巫术之后,肯洁克孜做了梦,好像她满屋驱逐着灰色恶魔并不断用鞭子抽打它。恶魔叫喊着,然后从房中逃出,跑到隔壁一屋藏到一位老妇身后。肯洁克孜同时抽打了二者。老妇说道:“为什么殴打我唯一的供养者?”(指恶魔——作者)然后跪到肯洁克孜脚下,哭了起来。肯洁克孜不顾这些,两手抓起恶魔,从屋子拖到街上,将她交给了两个骑士。后来,肯洁克孜从自己的神灵处得知,灰色恶魔缠住了年轻人并使他害了病。肯洁克孜说,自她行术后,年轻人的病慢慢好了起来。肯洁克孜还回忆说,她为一位少妇治病时,夜里到圣墓地行巫,在场的人告诉她,她好像在同无形的人搏斗、相骂,甚至他们听到了刀剑的相击声。据女萨满说,在圣墓地行术,有助于病人快速恢复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她的“人”(神灵)可以很快来相助。

行巫当天,萨满在开始跳神之前要先杀羊向神灵祭奠,并将肉煮熟分给在场的人,但吃肉时不许啃骨头或将其损伤——祭牲骨头要集中起来饭后埋入人脚踩不着的地方。在跳神之前萨满要休息好。为举行这种仪式,要设置专门的帐房,将其四周打扫干净。在开始跳神的两小时前,肯洁克孜要准备好九盏灯(qirak)。其中,两盏献给上帝(kuday roliha kos qirak),另外献给神灵的七盏(aruak roliha)放灶头边。为先祖诵念古兰经时,萨满召唤神灵。据萨满说,神灵恩准其使用能帮助她的神鞭,抓到恶魔后就用神鞭使劲抽打。这种“巫术”能够给予肯洁克孜以满足。

参加行巫的人都要进行净洗(daret)。好像萨满的“神灵”会告知她,谁没有进行净洗,萨满就用鞭子驱赶他,否则神灵不会帮她。等到夜幕降临就燃起篝火,来人均围坐在火堆前。肯洁克孜便开始给人们讲述墓地入葬的神灵以及他们遵守宗教训诫的生活等等,告诫经过墓地时要说:“毕斯米拉”(安拉保佑)。因为这话能够保佑人们避免一切邪恶,否则躲在墓中的鬼神就会害人。行巫时萨满要唤请这些神灵帮助她。这种仪式一般要进行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并且要举行三天。第三天之后,萨满会做梦,从中她能够知道病因、发病时间和地点以及其最终结局。萨满相信在自己行巫(zikir)时。如果不诚心尽职,那么恶魔会即刻危害她或者她的亲属。据肯洁克孜说,有一次她给一个年轻人治病,被她赶出的恶魔伤害了她的儿子,最后她儿子得病死了。她说,行巫时她抓到了这个恶魔并用鞭子狠狠毒打它。从此,它再没有出现过。据肯洁克孜说,这个魔鬼是个独眼龙,全身长满毛发(一般认为鬼均是裸身)。

肯洁克孜常常做恶梦。她年轻时,有一次行三天巫后睡着了。她在梦中看见一个披着一长溜一长溜灰发的恶魔进来坐到门槛上。不知它说了声什么便开始和她搏斗起来,肯洁克孜想捉住它,但它逃跑了。一般做这种梦,往往都是她一个人。

肯洁克孜耍巫术时,总是边挥动鞭子边呼唤神灵以求帮助:

Turkistanda Tureen bap,	土耳其斯坦的神灵多,
En ülkeni—ai Aristan bap	神之王是阿勒斯坦神,
Senen de medet suraimin_ai	请您帮个忙,
0..., 0..., ainalaiin babam_ai,	噢, 噢, 我亲爱的父亲

Ainalaiin, Suleiman	亲爱的苏莱曼,
Senen medet suraimin,	请您帮个忙,
Aristan bap, atam ai,	阿勒斯坦神, 我的父亲,
Ma an da bershi batandi_ai,	请给我恩赐。
Akeirtke ba anda,	当我到阴间时,
Kandai da bolip jatam ai	我将会怎样……
0..., 0..., ainalaiin babam ai	噢, 噢, 我亲爱的父亲。

Oidan kelgen on koja ai,	从地层来之十位和卓,
Kirdan kelgen kirik koja ai,	从上天来之四十位和卓,
Ainalaiin, babam ai,	我亲爱的父亲,
seni izdep kaidan tapam ai?	在哪里能找到您?
0..., 0...ainalaiin, aruak ai.	噢, 噢, 亲爱的神。
Kezinnin kirin sala k r,	请看我一眼,
Esine meni ala k r,	把我牢牢记下,
0..., 0...ainalaiin, babam ai,	噢, 噢, 我亲爱的父亲。
Izdep seni kaidan tabam ai?	在哪里能找到您?
Esiktin, aldi maida tal,	门前是柳树丛林,
Maida talga zilke sal,	把马送到柳树林放牧,
Korip kotir zinaldi_ay,	来了许多病人,
Kamkorlikka zine al,	保佑他们吧,
0..., 0...zer zü zinde eulie,	噢, 噢, 人间的圣神。

Kün k zinda eulie,	世间之圣神,
Samarkandagi eulie,	萨玛尔罕之圣神,
Turkistandagi eulie,	土耳其斯坦之圣神,
0..., 0...ainalaiin aruak,	噢, 噢, 亲爱的神灵,
Aulie bolsan koldai k r	如果您是神灵, 请支持我
Kolti inan demei k r,	支持我,
Ainalain aruak,	亲爱的神灵,
Lailauha, Lillauha,	莱拉吾哈, 里拉吾哈,
Muhambetten rasulla,	穆哈木别特内, 拉苏拉,
(Lia iliaha illia—llah	(除安拉以外别无神灵,
va Muhammadun rasulullah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之曲解的阿拉伯语。)	

Ai Ainalaiin, aruaktar,	哎, 亲爱的神灵,
Tegin men senisakirmaimin,	我不会无故呼唤您,
Aidalada baska bakirmaimin.	在大草原喊来喊去。

Ainalaiin, aruaktar	亲爱的神灵，
Kozinnin, kirin sala k r,	睁眼看看我吧，
Esine meni ala k r,	回忆一下看。
Aulie atam babam ai,	圣神之父，我的父老。
Babai Tukti Sasti Eziz babam—ai,	我的先祖巴巴—土克拉斯！
Koldai k r menin, demep—ai	支持我，
Koldai k r menin isimdi,	援助我吧，
Ainalaiin bar kudai,	贯通一切神灵，
Ondai k r menin zumisimdi,	指引我的事业，
Lailarha, Lillarha,	除安拉以外别无神灵，
Muhambetten rasulla,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Kelima atim, Taima atim,	我的名字克力玛，我叫台玛，
Lailaulhan, Lillauha	除安拉以外别无神灵，
Muhambetten raslla,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Lailauhada paida bar,	知“Lia ilaha”者受益，
Bilmegenge naiza bar,	不知者遭刀剑，
Barar zerin alis deidi	告知你将去远方，
Azigindi sailap al,	带足食物为上方。
Arpa, bidaibir samal,	靠风可分青稞与小麦，
Alia zaktan bir zaman,	安拉可辨人的优与劣。
Zamanda zaman liezaman,	什么为坏之更坏？
Kaitipkelgen Zall zamall.	等敌人逃回时，更坏；
Imaninan aiyrilip	失去信仰，
Sermende boIgall sol zaman.	这就更坏。
Karangi korge kergende,	等黑夜到坟地时，
Menkir, menkir kelgende,	等满克尔(天使)来到时，
Zensiz keilek kigende,	等到穿上无袖衫，
Sigiip keter tesik zok,	既没有引出的口，
Sigalap karar tesik zok,	也没有看到的孔。
Zan alusi kelgende,	等到死魂来临时，
Keudege zan salganda	把魂放到胸口时，
Rapilla alia degizgen,	让你说声“安拉保佑”
Lailauha millauha	除安拉以外别无神灵
Muhambetten rasulla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肯洁克孜在她丈夫去世后就和孩子们分开，一个人单独住。等夜幕来临，当她一个人在家时，那些“穆斯林人”，也就是天使(peristeller)形象的神灵便出现在她眼前。每周四、五，满屋是这些神灵，萨满感到恐惧。她看到的全是白须老头和身着古装的老妇，其中有些还头戴“先智时代”(穆罕默德)的绣花小圆帽。它们还要常常和肯洁克孜说话。当她诵起《古兰经》时，它们便开始慢慢

离去。肯洁克孜萨满肯定，她的这些“神灵”逐句给她提示那些她并不十分情愿诵念的《古兰经》经文。

(二) 哈迪沙，1899 年生，奇姆肯特州克孜尔库木区人。

据她说，她的母亲和祖母均为萨满。有一次，她梦见像人的鬼(aruah)，耳朵很大。它逼她接受鞭子(kamshi)，也就是让她当萨满(baksilik)。哈迪沙拒绝这样做，鬼神不断逼她。哈迪沙又说，因为她没有顺从鬼的意志，便先后失去了丈夫和子女，也失去了健康。她开始常常腿痛、眼痛。有一天，也和往常一样，她在幻梦中看见 aruah 坐在屋子天花板上对她说：“伸出你的手！我给你祝词(adis)！”她惊道：“噢，祝长寿！”(“Oi, bai Zanusin”) Aruah 修正道：“不要说 Oi, bai”要说：“bismilla”(“安拉保佑”)。哈迪沙被迫“拿起了鞭子”，当了巴克西，她当年 32 岁。

本文作者之一的 P. 穆斯塔菲娜拜访哈迪沙时正好是星期一，萨满认为这天正好可以召神。P. 穆斯塔菲娜和其同行者正好需要看相，而萨满助手——亲戚的女儿努尔加玛尔也刚好要举行治“毒眼”(Koz tiu)——也称为“tükiru”(吐唾)的仪式。上述人去的时候，哈迪沙正在喝早茶。她的穿着和同龄妇女一样，上身穿着短厚衣和坎肩，头用头巾往后包着，背后拖着许多根辫子。在辫子上挂有头带和硬币，由一枚滑冰运动员的像章代替。双手腕都戴有手镯，右手中指戴有戒指，显出萨满的整个形象。这位身体瘦弱、个子不高、面带笑容的妇女几乎失去了视力，艰难地移动着病腿，十分客气友好地接待了来客。过了一阵，一般谈话还在进行的时候，萨满放下茶碗，满脸开始呈现一种坐立不安的情绪。她的助手问道：“怎么了？就要开始召神吗？”哈迪沙肯定地点了点头。时间是早上 10 至 11 时之间。跟着助手的示范，在场的人也都学着跪坐成半圆形。哈迪沙萨满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里面放着两条鞭子的白布卷。这两条皮鞭，一条是其祖母的，另一条是其母亲的。两条鞭子都由三撮穗子装饰：一条是鸱鸢毛的，第二条是红线的。母亲的鞭子由三角形金属片装饰，而且上面还保存有两条弹簧链。鞭把很讲究地用红蓝两色布条缠绕着。萨满的鞭子下半部由穗毛皮装饰，而上半部由铜片包着。哈迪沙萨满祖母的鞭子上半部挂有两块牌子：一块是圆的，中间有绿色石头；另一块是三角形的，中央有红石头。还有两条吊链，能看得出来，原来有过三块，不知何时有一块掉了下来。这根鞭子的把手用皮子包着，而且用铜丝缠绕着；鞭子的上半部由铜片包着，下半部用铜钉钉着整齐的饰花。等到经主人准许，P. 穆斯塔菲娜看过鞭子之后，哈迪沙萨满用神鞭抽了抽自己的右肩，说这是在驱赶鬼神。然后，萨满右手拿着鞭子，跪坐到努尔加玛尔面前，萨满手中的鞭子向着病人。萨满的念经以“相信神灵吧！”(Aruakka sen)的词语结束之后，哈迪沙闭上眼睛开始大声说唱，并且配合着自己的唱词，很有节奏地摆动着鞭子。萨满的助手给她和着：Aulai, aulai, aulam—ai. Aulai, aulai, aulam—ai。这些词语重复多次之后，萨满向努尔加玛尔的脸上吹了(“吐了口沫”)一次，继续唱道：

Bismildai, bismildai

安拉保佑

Begrikeldi, bismildai

安拉保佑，都来了。

多次重复这些词语之后，哈迪沙用鞭子轻轻在努尔加玛尔的背后左右抽了一下，然后在她脸上吹了吹(“吐了吐沫”)。萨满满意地喘了口气，似乎取得谁的同意，在倾听着什么，并用手抹了抹脸。然后，她又重复地唱着：阿吾莱，阿吾莱，阿吾尔买，莱拉哈——阿吾尔买。这些词语疑为阿拉伯语的 Lia iliaha illia—lah va Muhammadaun rasulullah(除安拉以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

者)。念完这祈祷词，萨满轻轻打了一下努尔加玛尔的左脸，又重重打了右脸，并包着患者的头不放。接着，她就重复唱起来：阿吾莱，阿吾莱，阿吾尔买，莱拉哈——阿吾尔买。

发出一种闷闷地表示满意的声音后，哈迪沙萨满停顿了一下，抹了抹脸，又唱了起来：

Aulahy Akbarai	安拉伟大
Aulahu Akbarai	安拉伟大
Aulahu okpegai	安拉奥克别盖(可能是 okpe—肺的变音)
Aulahu okpegai	(哈萨克的鬼神迷信中肺是死者的灵魂)(3)

然后，女萨满吹了吹(“吐了吐”)年轻病人的脸，发出一种闷声，举起左手，又放了下来。接着又开始唱：“okpenagu auli gulu, okpenai。”她又发出一种嘶哑的声音，似乎倾听着什么，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哎，鄂依——鄂依，哎叶依!”听了这些，助手大声喊道：“来了 啊，明灯 ”(“Keldi Oi, Zariktik”)接着又唱了起来：“Lailagu, aiei leui lai haek, auleu”(可能是阿拉伯语：La ilaha ilillahu Muhammadan rasüllilla 的变音：除安拉以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然后，哈迪沙萨满用手急忙抹了一下脸，肯定 aruah “来了”，并且似乎警告谁似的，说话很快，无法听清。萨满又发出嘶哑的声音，准许急着要去什么地方的年轻患者离去。哈迪沙萨满跪着移挪到我的陪伴人阿尔梅跟前(后者想为自己的未婚夫算命)时，萨满的助手说道：“(神灵)向你降来”(“Sagan tusti”)。过了一会儿，她又对阿尔梅说：“好像有谁去世了?”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两天前和女萨满相见的阿尔梅的一个亲戚去世了。过了几分钟，哈迪沙萨满告诉阿尔梅，有关其未婚夫不能说什么，因为不认识他。至于姑娘，将来会幸福的。看到阿尔梅不满意，女萨满补充道：姑娘好像想嫁给类似和卓一类的名门，以便与自己的出身相配。接着，她为 P. 穆斯塔菲娜看相。哈迪沙说得很快，并且带有警告的口气，但无法听清。有时她又像跳舞一样，动着双肩。然后，女萨满清楚准确地说出了她家有多少子女，最后祝愿她一切如意。上述表演还在进行的时候，走进来一个抱小孩的妇女。等萨满结束巫术后，来人要求萨满“吐吐”小孩。哈迪沙看了看小孩的嘴，摇着鞭子“吐了吐”，接着在小孩的背后用鞭子轻轻敲打，又“吐了吐”，便宣告说一切会好的。据哈迪沙的助手说，在表演开始之前，在场的人将钱放到了上述形成的圆圈中。多少钱她并未指出，但弄清楚后并不多——三个卢布。女萨满并没有注意钱数，等巫术结束之后，她重又恢复了和善友好的表情。在和她交谈当中，萨满解释说，召唤神灵，她只求其给她提示。据她说，她现在已用尽原有气力。告别时，女萨满召唤所有神灵，其中包括有 Aristan—bab 和 Turkestan—bab，同时也有她和丈夫的先祖，祝愿客人们说：

zer udtinde aulie,	地上的神灵，
Kun astinde aulie,	天下的神灵，
Turinbai baba.	我父 Turanbai,
Tudan babam.	我父 Tudan。

哈迪沙为人算命，治“koz tiu”，寻找失物，同时也举行不需入神的治病仪式。如某一个小孩肚子痛，她把大拇指放入灰烬中，然后就用这个手指按住小孩肚脐，边说边将病人翻三下：

Men de kaitim, sende kait;	我走你也滚；
Menin kolim emes, bibi	不是我的手，

Patmanin koli.

而是毕毕——法吉玛的手。

对肚痛病“balta zel”(“斧子感冒”),哈迪沙是边敲肚子便说“治疗”之语。其词语如下:

Sen balta zel bolsan,

如果你是“斧子感冒”,

Men balta iesimin,

那么我是斧主。

哈迪沙“治病”也有别的办法:将患者的衣服撕下一块,缠在一根棍子上,点火后在其头上来回晃动。女萨满也用药(草药)治病。

哈迪沙的萨满术中有伊斯兰教苏菲娜“jahriya”或“jahr”的狂热跳神的成分。这种成分是 yasaviya⁽⁴⁾ 社团信徒加以推广和发扬的大声说唱的 zikr 的萨满教化了的形式。其中就有 O·A·苏哈列娃描述的 zikr 的片段:参加的人均跪坐成圆圈,跪坐的人将 isan 从一个人的手中传给另一个人。到疯狂跳神时,发出嘶哑声和大声喊叫声,并专心致志反复诵念神灵名以及向苏菲娜 zikr 呼叫语“Alla, hu”(“他,神!”)⁽⁵⁾一样的词语。这些苏菲娜 zikr 的特点和耍巫术的基本思路是召唤神灵,还有像“sadkok”和“alas”仪式的成分或者是魔术似的“抖掉”仪式。为“病人驱痛”⁽⁶⁾,先是“抓取”额头和后脑勺,然后才是两个太阳穴,等等。这些构成了萨满表演艺术的特点。

哈萨克斯坦其他地区也有女萨满的消息。如记得在哈萨克共和国图尔盖州贾戈尔金区就有一个名叫毕里木的女萨满。在召唤神灵的时候,她一般面向其中的一个说:“九十张皮连一件大衣都没有做成。”七十岁的时候,她还能够轻松地高跳抓住“六绳”高帐房的沙内拉克,并且能够久挂不掉。

上述资料提供了苏菲娜在哈萨克萨满教中的影响:在哈萨克斯坦南部 zikr 已成为萨满表演中的实在部分。在萨满所召唤的诸神中,先祖神的作用显得更明显。现在已有根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女巴克西的宗教实践与男萨满并无什么区别。萨满活动的形式并不取决于巴克西的性别。在现今时代,向所剩无几的女萨满求教只限于有限范围的人们,其中上岁数的人居多。

注释

(1) Ч·Ч·瓦里哈诺夫《腾格里(神)》文集,第一卷,阿拉木图,1984年版;切卡尼内 И·А·《Baksilik》(《哈萨克宗教信仰的古代痕迹》)一卷18分册,哈萨克斯坦研究协会斜米帕拉金斯克分部丛书,1929年版;А·吉瓦叶夫:《巴克西——民俗纵观》,第4页,1967年版;И·克斯坦叶:《吉尔吉斯宗教信仰的片段》第3页,奥伦堡学术通报·乌法,1912年版。

(2) В·Н·巴西洛夫《哈萨克女萨满的传统——民族研究所田野研究,1974年》,莫斯科,1975年版;К·拜博斯诺夫:《Balbiki baksi——知识与劳动》,第10页,1982年版。

(3) М·米洛皮叶夫《吉尔吉斯狂热跳神故事》10卷3分册,俄国地理学会丛书1888年版。

(4) О·А·苏哈列娃《伊斯兰教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1960年版;Н·潘吐索夫《Jahrie—Kadarie 团的念经表演在塔什干》(第10卷),俄国地理学会南西伯利亚分会丛刊,鄂木斯克1888年版。

(5) О·А·苏哈列娃《伊斯兰教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1960年版。

(6) О·А·苏哈列娃《平原塔吉克族的狂热跳神和萨满教的残余——中亚伊斯兰教前的宗教信仰和仪式》莫斯科,1975年版;А·Т·特洛伊斯卡亚《土耳其斯坦定居民族的驱鬼(kuquruk)治疗法》,中亚国立大学学报,1925年10期;А·И·特洛伊斯卡亚《古代塔什干的女 zakr》,古人类学和民俗学博物馆论文集,1928年7期。